

陶淵明集
地



陶淵明集卷之四

晉陶潛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訂

詩五言

擬古九首

其一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考）相一作先。遂令句一作時沒
 異身還朽。忠一作相。又作中

遠客真情寫出逼真
 殊守田園之人不能
 解此味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
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天下學百年中狂馳
子者比比皆是也
可

田疇字子春。漢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帝于長安。幽
州收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問疇。疇曰。乃署
為從。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
拜疇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固辭不受。
得報還。虞已為三公。孫瓚所滅。疇謂虞墓。哭泣而去。瓚
怒曰。汝何不遂。章報於我。疇答曰。云云。瓚壯之。疇得
北歸。遂入。志一作至。狂一
徐無山中。異作驅。中一作終。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

以燕自寓其意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考 橫一作此
異 固一作故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音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
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
傷。

氣格雄渾

何等感慨

其五

沈云辛苦而有好容
所謂身困道亨也

叙景物最妙是陶光
生長技

歲寒字有味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

處世宜如此周匝

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

〔考〕指一作難具一作誰與

湯東澗曰。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其七

起首有淡蕩之氣象
結法與迢迢百尺樓
之詩同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
曙方明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考〕皎皎一作明月

若溪詩話曰。靖節歡言酌春酒。日莫天無雲。此處。賦畝而樂堯舜者也。堯舜之道。即田夫野人所共樂者。惟賢者知之爾。鍾嶸但稱其

鍾嶸着詩品眼光如
螢火安足知陶翁

風華清美。豈直為田家語。其樂而知之。異乎人共由者。噪不識也。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上。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考〕時一作年。惟一見一純是。

沈云首陽易水托意顯然

其不遇蓋亦命焉耳未必憤憤也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

之琴。莊周之言。惟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罷遠游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考〕河一作川。誰一作相。

沈云欲言難言。陶公詩根本節目全在此

讀至此足知其為達人

後世亦應有同其歎者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時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金言玉論年少輩宜銘骨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考〕落地句一作三流落成兄弟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考〕易一作異

其三

素月端涼。淩風蕭瑟。夜長人靜。燈下不眠。時出是詩讀之。其情况復如何哉。不能靜措詞最妙

悲壯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考〕周一作復。有還還。周一作還。復周一

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考〕歸一作掃

其五

不燥字奇

一讀使人竦然

已聞道亦當有此歎
大禹豈學無歸宿之
人哉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考〕我一作昔、審一
作輕、泊一作宿、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
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
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
惜寸陰歎。

其六

老後情況想當然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柰何五十年。忽以親此事。
求我盛年歡。男子自二十六至二十九。則為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
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
留金。何用身後置。〔考〕者一作老。以一作已。盛年之
年一作時。豈一作離。時一作
持。置宋
本作事。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
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
以春秋二節。同寅協恭。朝宗靈像也。及是秋七
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巖斯

惠遠亦異人也其所
結白蓮社十八賢想
當不凡

謝生輕薄余尤憎之當時惠遠已拒絕之蓋亦高人哉

惠遠之高而不能謂陶公高更一層

事。其間譽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
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
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服。一
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
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拒之。靈運
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
直節立朝。為權貴譴忌。出守豫章。遠公移書
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委頓世緣也。靖節
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遠
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謂。按梁僧

此陶公高節可欽慕在

慧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飯酒米汁及
蜜水之微。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
能致之者。力為之不暇。邨。靖節反麾而謝之。
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于何庸流。能窺其
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
聞鐘聲。不覺輟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晚叅
示衆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
攢眉却迴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為
揄揚。張商英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
深。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

陶翁固當然

此事或以為虛傳似
可從淵明與陸修靜
不同時云

視區中賢。畧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
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賓游履。常以虎溪為
界。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
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
別。石恪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
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叙景物處又妙
素標二句甚奇
李太白桃李園序蓋
自此等詩脫化來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靖節早素標插人頭。前途
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

有舊宅。〔考〕掩一
異作滿

其八

知足是淵明生平本
旨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鹿絺以應陽。
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不能得。乃當
時語。改作止。甚失語法。哀哉亦可傷。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考〕餒一作餒
且一作足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沉東逝。順流追時遷。
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淦。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考〕作帶一異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涯。
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爲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考〕停一作休、逝一作堂、忍誤、沈陰二句一作下

十篇一律覺可厭

汎舟擬二薰司一、悲風激中我懷上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

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

其十二

俱不足感動人

嫋嫋松標岬。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
養色含精氣。粲然有心理。〔考〕喬柯句一作華真柯何

寄精一作津、真又作津

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措詞甚妙

既已不悲無知音我知伯牙與莊周之狹中也

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考〕空一作虛。暉一作輝。復來歸一作已復歸。何所悲一作當告誰。

湯東澗曰。孤雲倦翮。以興下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翮之志。寧忍饑寒以守志節。縱無下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

其二

盡無餘瀝。甯無烟影。貧况可想。且以顏原為伍。由賜之徒不足慰懷。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考〕關一作短。關一作鏡。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酒註。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原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考〕帶一作縈。履一作履。高一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以爲中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

淵明非晉人之儔於此等處可見

沈云所懼非飢寒所樂非窮通二語可書座右

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考一榮一作繁，弊服仍一作蔽覆乃。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僵臥，問其故，答曰大雪，阮公見錢入，即人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菖足朝飧，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

節映西關。考一困一作門，芻蕘一作區蒿，採菖一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考一窮一作幽，者一作音，以一作已。

其七

昔在黃子廉，黃蓋傳云南陽太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畧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

沈云劉龔劉向之孫又云不懼飢寒達天安命陶公人品不在季次原憲下而槩以晉人視之何耶

有志固為男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考〕在一作兒。女一作妻。一作人。事男。異一作孫。雖一作節。

詠二疎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

漢疏廣云一本以為淵明序文誤矣是非序文之體

起得雄偉奇麗

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疎復此舉。高囑返舊居。長揖儲君傅。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闔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故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考〕衰一作商。異一朝一作都。

叙二疏事處清婉可喜

其語音也遙深而其取材也精確可見其憂國閱時牢騷無聊之志

東坡曰。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

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陳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詠三良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嚴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

三良云一本亦以為淵明序文非是

叙來使人悽然

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考〕

忠一作中。同一作從。固一作心。君一作顧。惟一作遲。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下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下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議。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

說得似有理

是則責康公議論最正確

議論周匝

坡論自相矛盾者不少魏水叔嘗論之

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具孝愛。三良安足希。似下與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沈云英氣勃發情見乎詞
雄麗奇恣有快風吹面之致

用疊字是淵明慣家手段而每用覺漸

怔遠也正營字出漢書王莽傳正與怔同
以荆軻為劍術疎淵明真非平淡底人文公之言洵然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考君一作之、衡一作充、

心一作公、心知去一作斯人久已知、後一作百、自一作百、其入二句一作斯人久已沒、千載有深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看他自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讀山海經十三首○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沉覽周王傳。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流觀山海圖沒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

氣格已超俗句亦溫雅高妙讀之有坐春風中之想沈云觀物觀我純乎元氣

一結悠然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考亦一作且、時一作且、然一作言、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考臺一作堂、怡一作積、效一作自、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未足為妙

亦未足驚人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考〕槐一作櫻。一作崑。

瑤流一本誤作淫流。今訂正。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爰有瑤流。其清洛洛。平圃。即玄圃。瑤流。上音遙。○穆天子傳。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白玉瑾瑜為對。自是古詞。後人作此。必用瓊玉字。

丹木生何許。迺在望_{塞音}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

黃。〔考〕黃一作皇。

山海經云。崑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命意自佳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酒與長年是倒裝

〔考〕奇一作甚。山一作田。具一作且。末句一作惟願此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

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亦似有寓意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陽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考〕侍一作待。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此等之事山海經已記之不必煩再作之詩也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載同國名山海經云在三毛國之東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葉皆爲珠。○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載民之國。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亦平凡耳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考〕何人得一。作何氏獨。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

有寓意

山海經與此文少異可怪

走飲一本誤作渴死今訂正此書引註不全似難通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夭無千歲。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爾待。

〔考〕第三句近本作「刑天舞干戚」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抵皆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考父則此篇恐無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在天。似不相續。又况刑天。云徒設在昔心。末句云。徒設在昔心。其晨詎可待。何預于芝竹坡詩話。見周紫復。紘意以爲已說。皆誤矣。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紘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夭無千載。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

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說。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儿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鴆違帝旨。夔嶽上音輒。強能變。祖江下音愈。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鵠鵠豈足恃。〔考〕猾一作危。鴆一作醜。音邛。帝一作鸚。又作鸚鵡。一作鸚鵡。又作鸚鵡。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鴆音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鴆化為大鵠。

寓警戒之意

鼓亦化為鵠鳥。見卽其邑大旱。○夔嶽龍首。居溺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鵠鵠當作鵠。朱鳥。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考〕鵠鵠一作鳴鵠。世一作時。〔異〕當時一作亦得爾。一作理。

山海經云。桓山有鳥。其狀如鵠。其名曰鵠。音洙。見則其國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如鵠。

讀山海經詩十三首
除首篇外比之他詩
為降格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為之來。
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

〔考〕巖巖一作巖巖。一作巖巖。一作巖巖。一作巖巖。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且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考〕在一作在。不恒不一。〔異〕作常不。又作恒不一。

自是達人之觀

離語為結大妙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一本有帶草無人眠。相送極視正茫茫二句。

〔考〕但恨更一作且。今但一作且。但恨更一作且。今但一作且。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巖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宅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沈云即所謂萬歲更
相送聖賢莫能度也
音調彌響哀思彌深

一結足見其了達後人擬作不能及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考〕馬為二句、一作鳥為

自一
作已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下自祭

胡荻溪曰淵明自作擬挽歌辭凡三章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有不同耳

亦好奇之僻乃爾不足稱贊

文。律中無射之月上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矣。

又曰。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而惡言

坡翁豈畏死之人哉
但不為怪奇耳

之也。

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
淵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
節。惜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
愛翼。循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
生迷惑。淵 考 何力一作無力。顧侶二句一作顧侶
明 異 正離離。附羽天池側。霜露二句一作
霜落不切。饑徒愛
雙飛翼。濯一作擢。

可謂後人聯句之粉
本也

陶淵明集卷之四終

陶淵明集卷之五

晉陶潛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訂

雜文

桃花源記 并詩 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
東帶二鈔鑿溪周回三十
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起手晉字為下無論
是恐元熙以後之作
不然而晉時着晉字
似失體
叙風景處宛然一幅
春川釣魚圖使人想
像不已
忽幻出一奇境奇絕
妙絕
漁人亦膽大可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漁人姓黃。緣溪行。忘路
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
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叙寫逼真柳子厚語
記亦有遜色
所謂別有天地非人
間者非耶

驚愕之狀如見

措詞尤妙果然羲皇
以上人
此人所言只是述所
聞而已是漁人真面
目也
不足字尤妙
而西仲云不日勿為
之樂非門外漢所知
勿洩也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優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一人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一結渺然烟波無際
林云連欲往之人亦
無果不足為外人道
矣有此一句方結得
余近閱一書云或說
桃源事非實有此陶
老借此事以寫其意
趣是事不若無其
味則詩中句有無
乃妙此說似有理然
沈確士則云此即義
皇之想也必辨其有
無殊為多事評得尤
妙

則妙絕詩則非淵
明之至者

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考〕草一作羅。一本設酒上有為字。無語字。扶一本往。於遣一作遺。觀一作規。一本往。下有遊焉二字。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晷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有此一結便成詩
林云本無路可尋以
淵明有避世之志託
言可知

奇蹤隱五百。一朝啟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考〕浸一作履。肆一作肆。取一作取。班一作班。游一
〔異〕作迎。智一作知。蔽一作閉。塵囂外宋本作塵外
地。吾契一
作古契。

中肯綮之論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
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曆誌。
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此。如桃花源
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
妙。蓋晉人工於造語。而淵明又其尤也。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

見得是

止言下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
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
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
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
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
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
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
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
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
獨桃源。

辭說是非未可知只
其文辭之妙真是坡
仙之言

若以為實事則六百年是也

胡仔曰。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桃源為神
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
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合。
桃花源記言太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百。韓
退之桃源圖詩。又以為六百年。洪慶善曰。自
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明年燔詩書。又明年
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於漢。二
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魏四十五年而為
晉。至孝武寧康三年。通五百八十八年。明年
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

趙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盈數。要之
六百載為近實。而桃花源事。常在孝武帝太
元十三年丁亥前數年間。任安貧武陵記。直
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改為太康中。彼不知
靖節所記劉子驥者。正太元時人。

歸去來兮辭并序

〔考〕一本無
異兮字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
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
令長。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術
使。命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

林云就彭澤言謂之
歸去就南村言謂之
歸來篇中從思歸以
至到家步步叙明故
合言之曰歸去來

足以為酒語妙這老
為吏亦在享一杯耳

何等高節千載之下
使人欽慕者蓋在此

在官僅僅八十餘日
而傲得此好文章且
成千古佳話比他終
身在官一事無成者
其得失果如何哉
林云提起田園二字
所以為歸之地陶公
作令彭澤只有八十
三日其難田園未久
故曰將蕪猶幸其未
盡蕪也若可遲滯不
決恐既蕪之後無以

為歸計矣下文園日
涉以成趣八句了春
中事農人告余以春
及至末了田中事
又云舟搖搖二句歸
而舟行也問征夫二
句歸而陸行也陸行
多岐與舟行不同故
問前路晨熹微言
早甚也見之明故歸
之決歸之決故行
早恐不見路故以晨
光熹微為恨俗解謂
比晉室暗昏何說此
分叙歸途中水陸之
行

園日涉以下八句皆
叙園中之樂應篇首
園字成趣在下面六
句上見
息交便息游是一起
事凡世人往來交際
送迎同帶皆是不必

用于小邑當時刺史得下自采辟所于時風波
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
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
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
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詳其
艱窶就尋程氏妹喪于武昌在廣云程氏情
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
也考屬一
異作勵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日欲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
云、蔣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
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評得確當措詞流麗可誦也

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詞。盡陷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上範也。

韓子蒼曰。傳言淵明以下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

因督郵而去蓋先生託言耳不須多言

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耻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

坡翁善謔使之絕倒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五柳先生傳

〔考〕一本有二字非

因有五柳為號如荷篠荷實之類
歷先點出五柳先生來
林云求甚解則涉于穿鑿會意則不死章句是古今第一讀書妙訣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室廬淺狹衣敝食乏而心自有樂地是孔顏流亞
林云志字是眼目頗字妙不十分說盡有許多含蓄

以此自終盡終身不易其志也

林云自命羲皇上人非晉宋間流品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黔婁註見前。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考〕造飲之造一作每極

一翻一作酒酣自得賦詩樂志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

辯得明快

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裁。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茗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考〕一字贊

非二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

一篇大文字敘事偉
麗法度井然後世以
作家名于世者豈有
是手腕乎
司馬一作司空揖
一作揖

考異以錄之篇末
為例而長篇不便
于翻閱參考故此
篇特違例錄之欄
外而低書一字
偶一作僂

偉人少壯時既已超
出于等倫矣

結束上文文勢一頓

一本無見字

借他人語以代贊語
可謂巧手
一本無名字大非

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

便步歸家一段為文
妙早過度叙法自然而

褒一作褒下同

一本無君在之在
字亦非

偶然之事遂成千古
佳話文雅之典往往
如此蓋亦存于其人
六爾

色一作既

佐一作佑

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
為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寔故
應尚德之舉大傅河南楮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
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
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
卿但自覓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
而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為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
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為江州別駕巴丘令
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

亦偶然之事而為千
古膾炙于人口之熟
典其當時為人所欣
慕可想也

盛一作綽命一作
授

有此超卓之才是其
所以為人所欣慕也

高節可欽

永一作求

又出一偉人

亦頗與楮褒相似

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
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
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
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箸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
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
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別
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
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
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同心之人相遇固宜如此

一本轉作輒說文耳
超然卓立于風塵之表自有淵明先生之風彩先生為之傳可謂雙美
桓温云云是非傲人之語而慕其人之語也
疾一作卒

叙來如作自家傳

能得酒中趣者萬年外但有一陶先生耳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

桓温輩何足共論此哉

萬年知己

一結筆力萬鈞

按採一作採拾是深薄一作薄冰推尊之極作外祖之傳固宜如此矣

質語簡淨有味比之班史無遜色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贊曰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隋書卷之三十五

有所感三字有深意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寓意託深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是篇可為先生發童之歌看矣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

淡美二句寫出舉世膠薄之狀尤妙

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茫茫堪輿無復此慷慨之士為之一嘆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浴至言。勸由才難。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考〕由一作異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瞻寫志。感鵬獻辭。

隋書卷之三十五

語妙解頤

巧行伎辯固不足恃也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考〕伎一作枝。又作招。〔異〕伎、辯、召一作自

魯二儒

未免為迂儒雖然其介則可賞也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考〕易代一作大易。〔異〕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歛轡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考〕遠一作達。三四

而我獨易

豈唯坡翁哉余亦識其意也

大然

是淵明之所以為淵明也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貞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耻事

二姓而然上耶。

陶淵明集卷之五終

陶淵明集卷之六

晉 陶潛 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訂

賦

感士不遇賦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解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

駢麗爲文而措詞流麗自有妙味

古今同歎

何等感慨

自人之靈說起說得

照一作往
此篇及下閑情賦亦錄考異于欄外
以便於檢閱

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考〕又為之為。一作悲。篇素一作素業。一異。本無玉字。或沒句。一作或役於往世。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韻語陽秋曰。藝經云。環以木為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潤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擊環於地。遠三四步。以手中環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

意精語粹。文藻粲麗。覺泉石烟霞之情。纏于篇間。

汨一作恒

作以一作紛其

叙君子安道之狀。覺有溫和之氣象。

坦一作恒

使人嘆息不已。字一本無已不之。不字非是。

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耻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怠。無爰

滿腹史乘。隨筆掃出。不圖三蘇以前已有是筆也。審一作矧。

使人嘆息不已。

佑一作佐。餓一作餓。謬。

使人有天道是非之嘆。是千古疑案。

病一作痛。

生之晤言。爰念張季之終蔽。釋愍馮叟於郎署。唐賴
魏守以納計。尚雖儻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
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賈紆遠轡
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舒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
無偶。淚淋漓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
澄得一以作鹽。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飢。回早
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
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
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色立切也。伊古人之慷
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李不愧賞於萬邑。

動一作働。

是淵明之所以作此賦也。

既已悟達矣。然則復何必為不平之鳴。

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衆
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息入。奚良辰之
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
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
非榮。豈緼袍之為耻。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
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
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下以抑
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

意元在諷諫。蕭統鄙夫猥弄喙可笑。

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考〕固一作因、辭一作聞、

懷一作環又作瓌
一起綺麗而佻筆有
化工

德一作聽佩鳴一
作鳴佩

晨一作曦

畫一作畫

畫出一個活美人
袖一作腕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時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寒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織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此章說莊姜容貌。曲調將半。之美。所宜親幸。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

膝一作手

鳳鳥一作鳴鳳
寢態寫出妙絕使人
捧腹

羅一作素

為帶最妙

涼一作夏
髻一作鬢

於一作以從一作
徒大非

愈出愈奇

逐層換韻圓活自在
使人目眩色動

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言。說文、誓字俗作、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織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髻於頰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尙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

清而婉麗而不凝真有描風鏤影手段

契契一作契潤

禁一作襟情想一作搖搖

忘一作志

悽一作懷

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
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
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
扇○含○淒○飈○於○柔○握○悲○下○白○露○之○晨○零○願○襟○袖○以○緬○邈○願○
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
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契、泣、結、切、擁、勞、情
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
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慄○竟○寂○寞○而○無○見○獨○
悵○想○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
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

吊古戰場賦似學此等之文

寢情寢態寫出如畫

畢昂一作夜景

流遠以一作遠噉而妙密一作密勿

帶一作滯

祛一作卻

大旨全在末段

寒○日○負○影○以○借○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
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悵○茲○歲○之○欲○殫○思○宵○夢○
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
攀○手○時○畢○昂○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
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歛○翅○而○未○鳴○笛○流○遠○
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
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宋本
云、行、雲、逝、而、不、我、留、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
時、亦、奄、冉、而、就、過、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
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罵得痛快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陶淵明集卷之六終

陶淵明集卷之七

晉陶潛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訂

傳贊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

隳括成語以為文有
選史韻

用筆委曲有致

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一作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

結束有力

結法又別

真是天子之孝也

起二句總冒三四舜禹下四句高文長短有法

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瘖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

諸侯之孝自與天子別

一結簡淨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脩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下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寔。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為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

文勢重疊為結結法又別

起二句總冒與前同下六句為鼎足

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似讀孔子世家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饑。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滅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况

數語除我夫子外無足當此者
以孟莊子與孔子並紀殊為不倫

以穎考叔比並孔子亦為不倫
考叔封人也非卿大夫載之卿大夫孝傳中不知其何意

考叔未足為純孝呂東萊曾論之而與孔子並傳無稽之甚

天造二字是孔聖確評

終身乎。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一作二子

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嘏。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載高柴而不載曾參亦為未妥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為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

取已毀傷之樂正子春而不取不敢毀傷之曾子我亦未知其可意

大然

又確評

錯綜為贊語又是一格

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至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群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

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考〕殊一作異。如、非、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債。以致甘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稱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一作抱棺而沒。船人救之。如江革亦可謂異行也。

已勇于救親故亦能拯太守也

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為難。况童亂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

真個是異童

長大不孝於其親者豈不愧死乎

亦一奇孝子也

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一作存。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二語爲總結

扇上書贊

荷篠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

起一段總論

斯則子何足頌揚

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焉不駭。雜獸斯群。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能。高謝人間。三石君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老。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疎。眷言哲友。振褐偕徂。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琴日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記自己况概以爲結甚妙

陶淵明集卷之七終

陶淵明集卷之八

晉 陶 潛 淵明著
日本近藤元粹純叔訂

疏 祭文

與子儼等疏

告儼侯份佚佚。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上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儻俛辭世。

以下總錄考異于欄外以便檢閱
佚一作脩

一本無日字非四友一作四方

文勢一頓而說入自家生平妙

霽一作儒

學琴一作來好
此一段閑雅幽逸之
狀使人想像不已後
來鶴林玉露山居一
則可相肩隨

遂一作近

多少感慨

至此漸說及群兒

若一作苦亦通不
一作曰大非
諄諄訓諭自是君子
之事後人却有異議
何哉

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嘗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行文為一束語而
入典故為結。縱在
手

汎一作范

色一作辟
結得有千鈞之力
尚一作善

確評

自知所愧是東坡先
士之所以不愧于淵
明先生也
東坡有晚節學陶公
一節而不果殊為可
憾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集本一作八十一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汎音稚春。晉書汎毓字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東坡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告儼等疏。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下以晚節師中範其萬一也。

小人不成人美於淵明猶容喙可憎之甚得趙說而始足快我意

快語先獲我心

平過三十已有五子之可訓論恐不然吾平過五十句說現在少而窮苦以下說過去不可混說作五十五也
四十一作歸去來辭
辭中稚子門之
語然則其十年前安
十我

趙泉山曰。或疑此疏規遺訓。似下過為身後慮者。是大不然。且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可廢乎。靖節當易簣之際。猶不忘下詔其子。以中人倫大義。欽表正風化。與夫素隱行怪。徒潔身而亂大倫者。異矣。

又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當作年過三十。按靖節從此十一年間。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游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游於歸去來云。心憚遠役。四十八歲答龐參軍詩云。我實幽

居士。無復東西緣。若年過五十時。投閑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

東塾燕談曰。淵明與子儼疏。余嘗感儒仲賢妻之言。果本作孺。今從漢書。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蓋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

良獨內愧。按范曄後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又列女傳。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

本文蓋作既

士之胸中亦有時
酸矣

眼達見賢妻哉宜
矣能使靖節先生感
服也

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
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
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
黃頭歷齒。柰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
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又嵇康高
士傳。求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
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徑。
不出。唯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亦載三
輔決錄。又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於

議論堂堂足使俗豎
猛省矣

戴翁挾薪字有味

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衣緼飲水。食
菽墾山。播種五穀。或言於楚王曰。老萊隱士
也。王使人聘以璧帛。不來。三。遂駕至老萊之
門。老萊方織畚。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
僕山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願終變
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妻戴畚
挾薪而來。謂老萊子曰。是何車跡之衆也。老
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子許
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
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

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常情。

謝玄傳。痛百常情。作迫非。愛妣庶母早世。時尙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

一作誓

天道是乎非乎悲愴淋漓

日雲風月無不使人悲哀

侍一作侍遊一作孤

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倣。我聞為善。慶自已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晉安帝隆安五年秋七月。赴江陵。是冬。母孟子卒。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侍。鞞鞞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妹。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右一作后又作石

真情藹然

執一作報

依是文則敬遠真君子人也

惻惻動人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寧。永寧右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 驟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在宗切。懸溜。水聲也。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

無一作寒 蓋共與顏子之樂者也

意一作議 一作宜 衆特異

舫一作汎

痛絕慘絕

母從音縱。爾雅曰。母之姊妹為母。相及韶齒韶與齒義同。毀齒也。齒音觀。條音條。並羅偏谷。端節年三十七。母孟氏。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繇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

人一作婦至情深切與韓退之祭十侍郎文相似吉一作告

人_也寡婦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味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也得淒絕以死為歸本宅何等達觀風氣一作涼風索下一本有鴻雁于征草木黃落八字妙語解頤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_{音瑟}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人逢運之貧單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

日回也不改其樂之概至一作致又作慰俱非

曠懷可想

飲一作歌

從一作以

非達悟者不能成是一言半句

非墨飛舞

然修一作耽焉一作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可以形容此文矣

載籽。廼育廼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湮豈吾緇。揜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宵宵我行。深目也。切。蕭蕭墓門。奢侈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寔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真是達人哉

此文乃靖節之絕筆也。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陶淵明集卷之八終

陶淵明集卷末

靖節徵士誄

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顏延之撰

延之一作延年
 又選作豈期深而好遠哉
 由一作高
 使一作死非亦一作其
 首一作道
 文選無乎字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唯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

每一作愈嘿一作默
苦一作病

追一作近

遂一作遠

文選徵字下有為字
赴一作到文選六十
三作若干
某里一作柴桑里

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紉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

允一作無

所謂鴉鳴蟬噪之文
不足觀

孤一作特

文選而兩作兩非
遠事一作達理榮
作勞

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陸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

辭一作詩

音一作甘

居一作將

也明一作明也

纏一作纏

病一作祀

化一作死祠一作祀

清一作靖

遠一作尊

計一作計

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嶽。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魯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病疢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係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訃却賻。輕哀薄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

礙一作閣

違一作遺

嗚呼哀哉是贖語焉耳

以陶文為辭采未優而以自家文為優乎但是小品文一篇亦未優可笑也

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隣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迂風光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北齊楊休之序錄

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

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忘失。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宋丞相私記

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

卷次同異四庫全書提要詳釋明之已載卷首故今又不贅宜參考

即楊僕射所撰。按。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為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按吳氏西齋錄。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即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為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置於集端。則分四八目。自甄表狀社喬以下。為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為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已下。至四八日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為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即知其後無餘

事矣。按四八目例。每二事已。陶即其疏。所開。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此二條既無後說。益知贅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書靖節先生集後

此評得此

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淺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衆本。以事離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為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在駕東嶺。示以宋朝宋相丞刊定之本。於疑闕處。

甚有所補。其楊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于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書。

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真者。方其為貧也。則求為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掛冠而歸。此所以為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况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群賢所校定者。因鈐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書。

陶彭澤集跋

是跋文缺其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然以陶詩為渾金璞玉想是當具眼者

晉陶靖節先生。一身三綱無愧。昔嘗有是言也。不曰下清風高節。足以廢頑起懦。即表百世者乎。余素愛其文。因想見其為人。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誠曠世而相感。不獨以其文已也。邇來閩閩故多書。旁求鮮能善本。謀諸楚門華陸二寅長。僉曰。此當與經訓並流。海內。蓋梓諸。乃加綜校。屬刻以傳。俾後之學者。涵濡有得。將馳競之習。祛恬澹之心。可灑然興矣。而於世教。不庶幾其小補哉。固今日重浸意也。遂書以跋之。時萬曆庚辰春。華亭蔡汝賢謹跋。

題陶彭澤集

余亦云爾

確評確評

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窓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襲。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為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為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雖愈明。仕則為清臣。不仕則為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下以高楊鐵。嗚而身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儻。間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誠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絕哉。真

詩文雙美是陶公之所以高絕于千古

知詩者不如宋人明
人不知詩而開口則
輕侮宋人可笑也

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為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東張溥題。

予既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會江九陶亭來言。本淵明裔。亭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為郡學生焉。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註與評焉。夫青黃者。木之災也。太羹之味。豈群口所還哉。夫陶

措詞甚妙

大然

子知其人者鮮矣。矧為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乃覽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耶。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註與評。為八卷云。凡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李夢陽題。

予亦云爾

明治二十七年五月八日初版印刷
全 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全發行
全 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再版發行
全 二十九年七月一日三版發行
全 三十一年十月七日四版發行

評訂者 近藤元粹

發行兼印刷者 青木恒三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一丁目十七番地

印刷所 嵩山堂印刷部
大阪府西區土佐堀三丁目卅八番邸

發賣所 青木嵩山堂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一丁目角

全發賣所 青木嵩山堂
大阪府東區心齋橋通博勞町角

賣捌所 嵩山堂支店
勢州四日市市堅町

版權所有

定價四拾錢

近藤元粹先生著作摘要

唐賢詩集 四冊

正價四十錢 郵稅六錢
上製帙入二冊正價四十五錢 郵稅四錢

白樂天詩集 四冊

正價四十錢 郵稅六錢
上製帙入二冊正價四十五錢 郵稅四錢

林和靖集 二冊

正價二十錢 郵稅四錢

真山民詩集 一冊

正價十錢 郵稅二錢

杜工部詩集 六冊

正價六十錢 郵稅十錢
上製帙入三冊正價七十錢 郵稅六錢

篆刻鍼度 二冊

正價六十錢 郵稅四錢

詞林類典詩韻含英異同辨 二冊

正價四十錢 郵稅四錢

增補以呂波韻大成 三冊

正價四十錢 郵稅四錢

輯註高青邱全集

全部五帙廿一冊正價二圓廿錢 郵稅卅六錢

螢雪軒叢書

全部十冊一冊二付正價卅五錢 郵稅六錢 宛

篆隸新撰會玉篇大全

○銅鑄帙入小本三冊正價一圓六十錢 郵稅十四錢

齋藤拙堂著

高青邱詩醇 四冊

正價三十錢 郵稅六錢
上製帙入二冊正價四十錢 郵稅四錢

叔山逸山著

明治詩話 二冊

正價二十錢 郵稅四錢

